

解学诗  
松村高大  
等著

# 战争与恶疫

——七三一部队罪行考

606

98  
K265.606

56

2



责任编辑:张维训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解学诗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

ISBN 7-01-002773-0

I. 战…

II. 解…

III. 日本-侵华-生物战-1937~1945

N: K265.6

**战争与恶疫**

——七三一部队罪行考

ZHANZHEN YU E YI

解学诗 松树高夫 等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4

字数:289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01-002773-0/K·568 定价:24.10元



平房“七三一”部队本部。二楼右端是石井四郎部队长官。(1995年8月8日报)



哈尔滨郊外平房“七三一”部队遗留的细菌培养瓶。直径6.5cm，高7.6cm。现置于原部队工栋一棧的原貌展示室。(1994年8月21日报)



“七三一”部队遗留下的饲养鼠类的水泥槽。日本侵华战争末期，为培养细菌战用的鼠疫菌，从东北各地征集了大量黄鼠。1945年8月撤退时，为销毁罪证破坏了设施，但这些水泥槽原样残留（1994年8月21日报）

平房“七三一”部队细菌房  
遗迹(1995年8月6日报)



1945年8月，平房“七三一”部队撤退时，破坏了设施。当时大量鼠类逃出，1946年春开始，附近村也流行鼠疫。照片中系后二道沟当时患者的遗体(1995年8月7日报)



1940年“新京”防疫时，以石井四郎为首的“关东军临时鼠疫防疫队本部”的牌子。这块大牌子从“国防会馆”的三楼顶部下垂到一楼。



1940年“新京”防疫时，满铁工事事务所工人进行封锁作业，埋设铅铁板



1940年“新京”防疫时的防疫人员，隔离铁板墙和越墙用的木梯



1940年10月日军飞机投下鼠疫菌的浙江省宁波市开明街。当时死于鼠疫者百余名（1997年5月3日报）

在宁波开明街目击日军飞机撒布鼠疫菌的钱贵法。当时他本人也受到感染，被收容在最初封锁地区的甲部隔离医院达12天，其间曾接受淋巴肿块切除手术（1997年5月3日报）







广德医院。常德市旧县城门外的长老派宣教医院。日机空投物最初被送到该院。经副院长谭学华和检查技师汪正宇检查，最先证实系日军撒布的鼠疫菌。之后，有许多鼠疫患者入该院。照片中医院的背景是正在建设中的医院新病房（1997年4月21日报）



李玉仙，其你李佑生由常德市桃源县马鬃岭吉安湾村（当时为桃源县漆家河镇莫村乡李家湾村）到常德去卖猪，感染鼠疫，步行20余公里加后，翌日1942年5月10日在此照片所示的家中死亡。该村共死亡17人（1997年4月29日报）



距义乌市中心南西约7公里的崇山村全景。当年流行于义乌的鼠疫，扩散到邻近的农村，崇山村是其中之一。1942年秋，村民近400人死于鼠疫，此数目相当于当时村人口的三分之一。（1997年5月5日报）



站在义乌市崇山村林山寺前的王锦梯。该寺庙稍离村庄，1942年时曾被充作隔离病房，日军在那里进行了活体解剖（1997年5月4日报）

# 序 言

解学诗

1992年4月,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庆祝中华书局成立80周年的招待会上,张海鹏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问我:愿不愿意与日本学者一道进行日军对华细菌战的调查研究?我表示可以考虑;做此不确定之回答,主要是因为我对日军对华细菌战问题缺乏研究,只是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常务主编在审理《细菌战与毒气战》一卷时,帮助该编者做了一点工作,从中获得了一些有关知识,如此而已。尽管如此,张先生还是把我推荐给了日本学者;而日本学者认为我是被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推荐的,因为张先生也是该学会的领导人之一。

1992年8月5日,突然接获素不相识的日本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代表、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田中明先生的来信。信中郑重声称:“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自1983年成立以来,始终持续进行关于旧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本会会员发现的资料,是证明该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重要证据,这一事实,1984年8月16日的《人民日报》已有介绍,现已以《七三一部队作成资料》(不二出版,1991年)为题,由本会代表田中明、松村高夫(均为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编纂影印出版。另外,经贵国中华书局同意,目前还正在致力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五卷《细菌战与毒气战》

的翻译工作，现已出版《活体解剖——旧日本军的战争犯罪》《人体实验——七三一部队及其周围》（同文馆，1991年），今夏还准备出版《细菌作战——BC兵器的始点》”。信中还称：“贵国有句名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的这些活动，正是为了挖掘作为日本人不应忘记的历史事实，以传给后人，作为教训。在这种意义上，此类努力当然应由日本人主动承担起来。但是，我们调研对象第七三一部队是本部设于哈尔滨的关东军部队，其进行的细菌战又遍及中国江南各地，因而要探明其活动实态，详细调查其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光靠我们的力量是不行的，没有中国研究者的协助无法达到目的。”

田中先生所阐释的高尚宗旨和明确目的使我深受激发，感到中国研究者应该响应日本学者的倡议，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投身于这项有意义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只是，我个人不但缺乏知识准备，也缺少必要的时间。我所主持的多卷本《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的日常编辑出版业务工作量很大，而且当时正值工作高峰期。鉴于这种情况，经我提议和日方同意，两位年轻的同行即郭洪茂、李力先生介入此项工作的全过程。他们年富力强，能独立承担课题，并可较多地进行实地调查。就这样，我们三人作为中国一方，与日方学者一道从1992年第四季度起，全面地开始了调查研究工作。

日军对华细菌战，是在战争结束业已经过50年的今天仍然留在中日两国人民面前有待解决的历史问题之一。逐步地研究解决这类历史遗留问题，其意义远远超过问题本身的学术价值，它还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涉足此类问题的研究工作者应该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科学态度，在占有资料和实地调查方面，下大功夫；与此同时，真正做到“共同研究”也至关重要。我个人一向认为，关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最好能够做到：由中日两国学者利用

中日两方面的资料共同研究,并取得共识。可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虽多次得有机会进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但真正的共同研究却未曾有过。而今天,我们终于庆幸地遇到了同道。田中明先生和松村高夫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日本学者不应该只向中方索取资料,而应该坐下来一道进行研究。他们积极寻求中国的共同研究伙伴,正是这种正确主张的可贵实践。四年多来,我们双方都非常珍视这难得的共同研究,并为此共同研究而竭尽全力;我们除了通过函电进行密切联系外,每逢寒暑假期间,双方必定聚集一堂,就所掌握的资料和所研究的问题,畅所欲言,充分地进行商谈和探讨,直到每个人撰写的文稿,都字斟句酌地相互进行反复的切磋。如果说,本书在若干方面确实有新的建树和突破,应该说,多数都是这种密切的共同研究的成果。

现在,我们同日本学者共同的研究成果《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了,值此之际,作为中方代表,衷心地向日方的合作伙伴致以美好的祝愿,希望中日之间的学术合作继续前进,不断发展。同时,对于在我们调查研究以至出版发行过程中,给予支持、帮助的各方面人士和机关表示深切的感激之情。首先是前已提及的张海鹏先生,他是此项中日合作研究得以实现的桥梁,使我们得以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重要历史课题的研究,这本身就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其次,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辽宁、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的档案部门、防疫部门和史志部门,以及杭州的马登潮、吕红,南昌的杨杰、郑海滨,衢州的邱明轩,义乌的刘书臣,桂林的亢进,农安的陈文阶,乌兰浩特的马维铎、马龙海,新惠的王廷元、魏振朋等各位先生,在各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帮助;再次,人民出版社慨然承担本书出版工作,特别是该社第四编辑室主任乔还田和责任编辑张维训两位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苦的劳动;最后,年逾“古稀”的鬲

译家贾玉芹先生帮助翻译了松村高夫先生的三篇文稿(江田泉和江田宪治的文稿为郭洪茂、李力两位先生所译),使本书在文字上增添不少光彩。

此外还应感谢给本书提供珍贵照片的日本著名摄影家大村次缚先生。他近年来连续拍摄了战争伤痕,特别是1995年以来,持续采访、拍摄了哈尔滨市郊的原日军“七三一”部队遗址。1997年春还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查明会”的调查团一道,对日军细菌战的受害者——常德、宁波、义乌等地进行了采访和摄影。1997年8月11日,细菌战中国受害者108名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和谢罪前后,在日本的二十二个集会会场上,大村先生的“七三一部队与细菌战”摄影展,与原告团一起,颇受注目。

## 凡 例

一、对于各章本文的注释，原则上均在页下注中表述之。文字少的注释和补充说明或勘误，用[ ]直接写在相应的文字之后。

二、从西文图书资料引用的资料，按原文注明其出处，一般不再翻译。西文人名、机构名、报刊名，凡有原文者均在译名后注明之。

三、《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莫斯科)，和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5·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两本书，本书各章引用较多，故在注明资料出处时，前者简化为《伯力审判材料》，后者简化为《细菌战与毒气战》。其他图书资料名称简化问题，各章视情况酌定，不求一律。资料存储机构名称的处理亦然。

四、各章中的表格，均置于各章正文之后，所附各种示意图及有关地图，穿插于正文中，两者均以章为单位编排序号。

五、本书年代、数值均用阿拉伯字，但中文引文，一仍其旧。



## 目 录

	凡 例	
1	序 言	解学诗
1	第一章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七三一部队与细菌战	松村高夫
29	第二章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对一〇〇部队形象的再认识	江田来
58	第三章 “新京”鼠疫谋略	
	——1940年	解学诗
123	第四章 浙赣细菌战	
	——1940~1944年	李 力
194	第五章 湖南常德细菌战	
	——1941年	松村高夫
247	第六章 中国政府的防疫战	
	——1938~1945年	江田宪治
284	第七章 东北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1946~1948年	郭洪茂
355	末 章 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的回顾	松村高夫